

秋之章、少女遊戲

台灣沒救了。

為什麼只因為戶口名簿寫的是男生，就剝奪我讀女校的機會？我都說我要用保送換一個普通科名額，那樣也不行嗎？繳交志願卡那天，我的志願從頭到尾都只有 F 女，分發的人到底是哪隻眼睛看到男校了？更別說是莫名其妙的男女合校，那還有原則可言嗎？叫我等 F 女開放男生就學？開什麼玩笑！那學校還能叫 F 女嗎？

我叫莉莉，才不是隨處可見的陳同學，陳宗廷那種只按照戶籍謄本、沒經過本人同意的無聊東西，是大人貪圖方便創造的方式，自己的名字自己決定，所以我叫莉莉，二次元才是我存在的世界。我——絕對是女孩子，除了內褲裡面多了一塊肉，其他地方百分之百是女的。跑步時左右擺動的馬尾、膝蓋上方四分之一處的裙襬、綠色領口露出的鎖骨——全部都是少女限定。為什麼我不可以穿裙子！

所謂的學校，不過是少女揮灑青春的舞台，就像是三年限定的漫畫博覽會。古老的磚黃建築、磨石子地板、轉動的電扇、上下兩層的木造氣窗——據說有十一個學生和兩個老師跳過——就在朝會的平台旁邊。實際看到光復樓的時候，我突然一陣暈眩，平常只能用衛星導航看到的街景，現在真真切切在我眼前。伸長手臂，遮住左眼，按下快門，新生的笑靨在校門內的古樓漸次綻放。

「同學，可以幫我們兩個拍嗎？」

少女把最新的 Motorola V3 手機拿給我，好輕好薄，她掀開摺疊手機的姿勢那麼優雅，不像其他磚塊手機那樣毫無遮蔽，好像那是只屬於我的一個人的螢幕，只屬於我一個人的笑容。我記得要兩萬塊，這一定是考上第一志願的禮物吧。她們的笑容在彩色的手機螢幕，閃得我睜不開眼睛，拍完以後，我輕輕關上螢幕，像是把自己的心也交給她，她打開來，跟我說謝謝的笑容比照片還美。她不像我，連手機都是黑白的，PHS J88 從國中用到現在都不會壞掉，我媽一定不會答應我買新的。

早上走進學校，一切的一切我都用衛星地圖看過，古老的磚黃建築、磨石子地板、轉動的電扇、上下兩層的木造氣窗——據說有十一個學生和兩個老師跳下來過——就在朝會的平台旁邊。太感動了，如果我從窗戶跳出去，就可以永遠留在這吧。

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溫良恭儉讓禮樂射御書數，這些是班級的名字，我隨機挑了一

個進去坐下，登入少女樂園。但我身體裡面的男性荷爾蒙持續分泌，這個暑假長高了五公分，裙子短了，再做就好，但骨架大了，沒辦法縮回去，而且鬍子喉結什麼的都很討厭，就算我一直狂吃豆腐和豆漿，還是擋不下成長速度。另一個辦法是吃避孕藥，副效果是抑鬱，我這樣還不夠抑鬱嗎？我不想長大，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不想長大，但我必須長大，要趕快賺錢動手術，不然就來不及了——其實現在已經來不及了，國外有些人十二三歲就開始吃藥，但我十五歲了，還必須在座位上聽老師說屁話。

「你們這個年紀，最重要的就是考大學，其他都不重要，不要談戀愛，社團最多玩兩年就好了，高三一定要收心，不管校內校外都要有學生的樣子，不能給學校丟臉，上了大學要多交幾個男朋友——」

我好討厭這種論調，好像沒滿十八歲就是智障。這種老師才是貨真價實的笨蛋，每天教的都一樣，整個人生都是浪費，才會教人什麼事都不要決定。有些事，現在就要決定，承擔自己的責任。

時間分分秒秒流逝。時間是我的敵人。

為什麼大人都這麼笨，要等到來不及了，才願意改變？身邊的同學，是經過了笨蛋一樣的國中三年，才考上這所學校的嗎？但她們看起來都很聰明，到底為什麼要來上學呢？所謂的義務教育，就是要把人變成笨蛋罐頭，為了在這個瘋狂的世界活下去，一定要學會裝笨。

一號，張瓊文，有！二號，許寶心，有！三號，陳海晏，有！四號，黃仁藝——這些女孩的名字多好聽啊，我也想要有這種名字。少女們像精明的獵人，一聽到自己的名字，飄蕩宇宙的靈魂瞬間降落地面，鬆軟的拳頭毫不猶豫指向天空，年輕美好的側面全向著黑板，未來像是一顆一顆的鑽石，只要她們想要，就能輕易撈起。她們自我介紹，三分之一想讀醫學系，社團是生物研究社，法律系是另一個主流，國企和外文也不在少數，這四種大致包辦了所有志願，也有人不管科系，只要能參加儀隊就好——整體來說還是無聊，虧我以為會聽見「找出外星人、超能力者、未來人，和他們一起玩」這種志願——是我小說讀太多了，我道歉。

三十七號，李飛篇、李飛篇、李飛篇——老師喊了三次，大家轉動小鳥般靈活的頭顱，看誰還沒舉手，全場只剩下我和其他兩位同學，沒人在發呆。怎麼會有人沒到？明明是新生，對未來充滿希望，返校日就缺席怎麼回事？我該不該硬著頭皮冒名頂替？但老師瞬間放棄，接下去點名，缺席或是不回應，不是什麼稀奇事。

打掃後回到班上，原本的位置圍繞一批新的女孩，她們是高二的學姊，拿著可愛

的交換日記、香香的信紙、小餅乾、冰涼的飲料，回到一年級的教室探望新生。兩個年齡只差一歲的女孩快速地交換名字、興趣和星座，只能說是非常有限的資訊，但她們樂在其中。

「學妹，這是城中市場的冰喔——」排球校隊學姊笑吟吟地對我旁邊的同學說，溜出學校才買得到，而且要趕快吃掉，不然就要融化了。

忽然，那學姊看著我，「你沒有直屬嗎？」

我不知道該搖頭還是點頭，我的名字不會在點名簿上，沒有直屬也無所謂，因為活動中心是全世界最無聊的地方，週會和典禮又是全世界最無聊的事，所以你們剛才出去參加典禮的時候，我把大家的禮物都試吃一輪，那個冰真的不錯。沒等我回答，鐘聲響了，學姊像鴿群一樣飛離教室，根本沒在等我的回答。

近年來開學後學生的自殺率大幅增加，學校開始制定寬鬆政策，但不管怎麼說，明明是為了反抗才拒絕上學，這種被施捨的自由，反而也變成一種上學的方式，這種自以為是的保護，討厭討厭討厭，反而讓人更想從窗戶跳出去，但我身邊的這個窗戶，早就有人跳過了。

返校日即將結束，老師說，明天就要開學了，如果不想上學或來班上也不用勉強，去圖書館吧——這給我的感覺像在說，想死也絕對不要從窗戶跳出去，痛苦的時候，去圖書館讀書、睡覺、玩手機都好。我不想死，至少目前不想，但既然學校誠心誠意地修改了校規，那我就大發慈悲地接受吧，這樣的圖書館，絕對是沒有合法學生證的我，最好的掩護據點。